

秋海棠

秦瘦鵬原著
費穆導演
顧仲彝監演
佐臨

五幕七景大悲剧

上海
百新書行
刊



秋海堂

本 家



卷頭語

前年十二月底到桂林後，不久就和白音見面，後來又碰到壽昌先生。承他們關注，都提到「秋海棠」這部戲。白音先看我的小說，後來又陸續看我家裏從上海分批寄進來的劇本。他和田先生都有同樣的感覺，認為這個戲也未嘗不宜於後方的觀眾，因為，我們努力抗戰，固然要多演硬性的戲，來激勵民眾，但如果每個劇本都在抗戰八股的圈子中繞來繞去，也容易使觀眾由厭倦而麻木。所以像「秋海棠」這類富於情感而帶些哲理性的悲劇，偶一搬演，實大可調劑觀眾的精神。

只是他們都主張原劇本應該再改動改動。我極以為然，便將每次從家信裏附來的劇本一律轉給白音，給他做研究改編的依據。到五月底，劇本差不多要到齊了，突然湘桂戰役爆發，桂林的文化人都忙於獻金及其他種種救亡工作，尤其像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諸人，簡直一天忙到晚，大家自然無心再想到「秋海棠」。我走得比較早，臨行匆匆，未及向白音取還原稿，而當白音和新中國劇社全體社友離桂時，情形已萬分緊急，他們幾乎可以說是「棄甲曳兵」而走的，衣服也差些丟完，我那份劇本當然更不必談了。

去年十月到重慶，少不得又見到了幾位老朋友，其時老馬（彥祥）的青年劇團正在銀社上演「響雷」，口碑甚好，他和我見面後，也說願意排一次「秋海棠」，

我告訴他原劇本已在桂林遺失，他就力勸我重寫。但那時我個人的情形委實很苦痛，第一處不慣重慶的環境，第二惦记着尚在桂黔邊境上輾轉流離的妻和兩個孩子，所以一直沒有動筆。最近白音從昆明來信，告訴我他和他共患難的一羣劇人均已安抵滇中，很希望我自己趕快把「秋海棠」這個劇本整理好，讓他們在昆明上演。一方面百新書店的徐稚鶴先生也一再以排印「秋海棠」劇本爲請，在這種督促下，我便決定再讓這個「無可觀采」的劇本重在大後方問世。

當初改編這劇本的經過，我必須很坦白地承認確乎非常的不愉快；所以直到如今，連我本人在內，誰都不敢說「這劇本是我編的」。如果讀者真要明瞭真相，那末憑我自己的良心說，這劇本的編者，應該是以下四人：（一）本人（二）顧仲彝（三）費穆（四）佐臨（以屬筆先後爲序）。至於其中詳情，一時既寫不盡，而且我也不願意寫。

但現在這一個在後方印行和上演（假使上演的話）的劇本，則因係我一人所重寫——雖然有大部份是憑記憶而默寫的——故其責任當由我一人負之。所惜費顧黃三位此刻都不在後方，我既無從於事前徵詢意見，復不獲於事後商榷共同訂正，實不勝其歉憾！

秦瘦鷗

卅四年二月在
重慶李子壩時事新報主筆室

秋海棠

人物表

秋海棠

唱旦角的平劇伶人。當我們在序幕裏看到他唱蘇三起解的時候，還是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但當他在上海×舞台充打英雄力竭死去時，已經四十出零的中年人了。

趙玉琨

秋海棠的師兄，唱的是武丑。

趙四

秋海棠的管事，三十餘歲。

沈麻子

天津×舞台的老板。三十上下。

袁寶藩

民初時候的軍閥。四十二歲。

袁紹文

袁寶藩的姪子。秋海棠的至友。二十七八歲。

羅湘綺

袁寶藩騙來的姨太太，秋海棠的情人。在這齣戲裏，我們也差不多看到了她的一生——二十一歲至三十八九歲。

季兆雄

袁寶藩的馬弁，三十來歲。

噫丫頭

奶媽

羅湘綺母家的女婢，十六七歲。

袁寶藩家的奶媽，二十餘歲。

王老二

季兆雄的下手，三十歲上下。

劉奶奶

鄉卜燒香老太，六十餘歲。

鄉下新媳婦

十六歲。

孟家媳婦

秋海棠的鄰居，二十四五歲。

梅寶

秋海棠與羅湘綺所生的女兒，十七歲。

張小狗子

秋海棠家所雇的長工，二十六七歲。

催糧人

衡水縣的一名警察。

尙老二

一個不成器的落伍伶人，四十餘歲。

張銀才

上海×舞台的武行頭，三十上下。

王管事

上海×舞台的後台管事，四十以上。

小丑

在曲遊記裏演插八成的小丑。

花旦

上海×舞台的一個坤角，二十來歲。

堂倌

上海大地春川菜館的侍者。

韓老頭兒

秋海棠在上海遇到的一個同患難的朋友，四十六七歲。

韓姑娘

老韓的女兒，二十一二歲。

羅少華

羅湘綺的內姪，十九歲。

羅母

羅少華的母親，四十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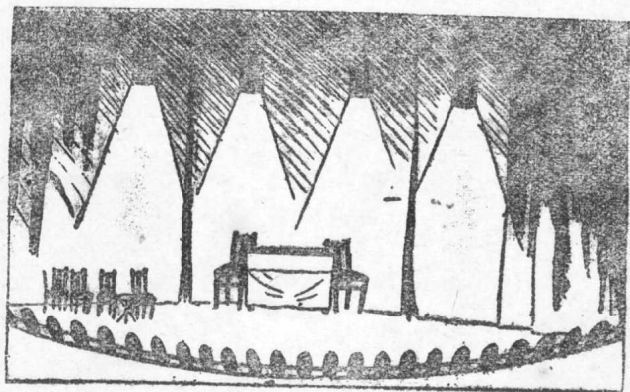
眼包；班風；馬弁；送煤球人；食客等。

附註

本劇係以本人所作長篇小說「秋海棠」爲根據而改編，執筆者除本人外尚有顧君仙羣；終在上海卡爾登戲院經上海藝術劇團演出時，復由費君穆及黃君佑臨參加，意旨有詳以之修正。惟因顧費黃三君至今猶在淪陷區，近況不明，且亦無從通訊，故書末只列賤名。

秦瘦鷗日寇乞降之夜

幕 序



景：天津×舞台

介紹秋海棠的出場，就在這個景裏，這是天津一家有名的戲院，不過因為是民國×年的事，一切設備當然不能以現在的平劇院來比擬。

此景是一個台，雖然台上陳設如此簡單，但當時煊赫一時的鎮守使袁寶藩，偕同他的姨太太及姪子袁紹文曾在這「簡陋」的場合出現。

本事

在鑼鼓喧雜聲中。

「惡虎村」以後，接着就是大軸秋海棠的「蘇三起解」。那韻味獨厚的行腔，獲得了滿堂彩聲；更使捧角家袁鎮守使欣喜若狂。與老袁一起同來的有他的姪子袁紹文和他姪子相片歸來的三姨太太羅湘綺。

序幕

時：距今約二十五年前的一個秋天的晚上

地：天津×舞台的前台

人：趙玉崑 秋海棠 沈麻子 袁寶藩 袁紹文 羅湘綺 季兆雄 武生 小

丑 場面等

景：（見圖）

這是一個歌舞昇平的晚上。天津×舞台照例又賣了一個十成的滿堂，爲的是戲迷們都爭着來看出科未久便已紅過半天的「色藝雙絕青衣花衫」秋海棠。自然這中間也有人是懷着看和聽以外的目標的，如果誰都准許自由行動的話，不少太太小姐們準會把自己纖指上的鑽戒撿下來，丟上舞台去；而有些老爺們則或許會把已化了裝的秋海棠扛上汽車去，帶回他們的公館或是……

陣雜音中，幕揭起來了，那兒×舞台的簡陋的戲台——戲中有戲。

台上正演到「老虎村」的尾聲。演這天齣的是一個武生，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演那個土匪的武旦趙玉崑，却是本劇的主角——秋海棠的師哥。

崑 （趙玉崑簡稱——念戲詞）老兄弟。如今人也殺了，火也放了，咱們也該走

啦！

武生 走！

崑 走！

武生 走啊！（回頭觀看，忽掩面而泣）我那兄長啊……

崑 （冷笑）這才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呸，我說：咱們該走啦！

武生 走！

（兩人走圓場，各亮相，武生先下。）

現在，正是我們正戲上來了，當趙玉崑扮的王樑下場的時候，×舞台的老板上場，與王樑只地提着一個花籃，匆匆打下場門走出來，正好和玉崑擦肩而過，玉崑因為在台上——還是「樑」的身份——不能就跟他發作，只是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然而沈賊上却管不得許多。他正凶熱河鎮守使袁寶藩的突然光臨，深深地陷在一種又愛又恨、又慌亂的情緒中。第一步他先得把袁司令從汽車上載來的那個大花籃安放

到台上來，因為「惡虎村」唱完就該是秋海棠的「蘇三起解」上場了。

可見今兒袁公館事先並沒有給他來個電話，而台下的座位又已一起賣出了，他將怎樣安排袁鎮守使叔侄倆和他的三姨太太呢？最後他決定請他們坐到台上來聽戲

，這原是戲館裏賣座太好時的一種常用的辦法，雖然他這裏由於秋海棠和趙玉崑兩個人的古怪的脾氣，反對客人上台而久已不賣「台座」了，但對於袁司令這樣一位人物，沈麻子想，那兩位名角總不敢再堅持吧？何況他也知道袁司令叔侄和秋海棠本來都是老朋友。

放下花籃，他就挨着兩齣戲之間應有的幾分鐘的休息，滿臉堆笑，滿口陪不是，恭恭敬敬的把袁鎮守使一家三人請上了台來，就在下場門的台口，安下了三把交椅。

第一個走上台來的是袁司令，穿着一身寬大的袍褂，握着一支挺粗的手杖，衝着半根特號的雪茄，配上他那又高又大的身材，教人一瞧就會認識他是一尊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那半禿的頂上，並沒有戴什麼帽子，亮晶晶的顯得這裏面是充滿着別人的脂膏。

羅湘綺很莊重地走在他的後面。在一個配合着槍刺和鈔票的騙局裏，她雖然已落下了寶藩的圈套，做了他的三姨太太，可是她一些沒有改變自己的個性，這一次上×舞台來聽戲在她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她的服裝素淨得跟她的地位截然不稱，大部份是黑色，但並不能掩蓋她的美麗。

隨在湘綺後面的是袁紹文，一個頗明事理，大有學問，却又甘爲他令叔做虎伥

的少年軍官，外表上很儒雅，像我們從前常聽到的所謂「四公子」一流的人物。他的唯一可取之處就是在脫離了政治的場合，對於善惡還能有一個清爽的辨認。他有義氣、有同情心，常常爲秋海棠解圍，不使袁寶藩過於侮辱他。同時他也非常尊敬湘綺，同情湘綺，只是他沒有勇氣進一步的去幫助她得到解放。或者你可以說，袁紹文是介乎善惡之間，介乎善惡之間的那麼一個在矛盾中生活的人。他的服飾也和他叔父差不多，但氣度却瀟灑得多，脣上還留着一簇「仁丹」式的小鬍子。

當他們二位並肩平定之後又接踵而至的是袁寶藩的親信馬弁李兆雄。全副軍裝，腰掛盒子砲，挺着腰板，石像似的站在袁紹文的背後，他的肢體是完全靜止的，但他那雙活活的三角眼却不住的在向台上台下睃看。充分暴露了他內心的狡猾與機詐。

沈麻子扁着身子，悄悄地先退下去了。

袁寶藩在台上，很神氣地擱起了一條腿，一忽兒望望台上，一忽兒瞧瞧台下，他在退歇作樂的時候是不很拘泥身份的。袁紹文口銜煙捲，斜着眼在瞧台上兩個檢場的安排桌椅，顯得很悠閒。湘綺是夠窘的，要是她早知道他們得坐在台上聽戲，那她就絕對不會勉強聽從紹文的勸說，跟他們走進X舞台來的。現在她也還想臨時退席，可是她怕袁寶藩會當着幾千個人的眼睛，跟她拉拉扯扯的反而鬧出笑話

來。沒有辦法，她只能抑住了滿腔的怨憤，萬分矜持地危坐在兩桌的中間。她不是來嚇戲，也是來受罪。

（待全鼓齊鳴之後，場面上改起小鑼。

（丑扮解差上）

解（念詩詞）你說人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我，崇公道，在洪桐縣內，當一名解差。今有太原府文書到來，要提蘇三發配，不免監中走走。說着就拘啦，呔，裏面有人嗎？

（又一丑扮禁子上）

禁作什？

解上差到了！

禁（開門讓上）參見上差。

解罷了。你監中可有個蘇三嗎？

禁有，有。

解你把她喚出來，咱們要走啦！

禁（臉回裏高叫）呔，蘇三走動。

這時台上兩盞最亮的電燈突然熄了，老聽戲的人當然都知道，名角這就上場啦

！頓時台下轟起了一陣巨浪似的叫聲和鼓掌聲。最糟的是咱們的袁鎮守使，他根本不管自己坐在那裏，也不管還有誰坐在他旁邊，他聽台下的人叫得有勁，興一動也就拉開嗓子，大喊了一聲「好」！湘綺這才是真正的窘透了，便憤然看了他一眼。

秋（秋海棠簡稱——在幕後念戲詞）苦啊……：

（老袁在頭上當然不是湘綺的怒視所能約束的——或者他自己也約束不住他的嗓子——又一聲暴雷似的叫好聲，打他嘴裏衝出來了。湘綺還有什麼辦法呢？只能心煩地怒視了他一眼，可是老袁根本沒有看見。倒是紹文向她偷笑了一笑，似乎有勸解的意思）

秋（仍在幕後——唱二簧搖板）忽聽得喚蘇三魂飛魄散……：

（這唱可更鬧大啦！台下自然是瘋狂般的叫好鼓掌，連台上的袁鎮守使也覺得加倍打氣不足以盡捧場之能事。突然，電燈一亮，門簾起處，秋海棠所化裝的蘇三，穿着大紅囚衣，嬌嬌婷婷地走出來了。不用說，袁鎮守使喝的采是更響了，他並且還裂着嘴，瞧定了秋海棠儘笑。現在羅湘綺是祇能側過身子，臉向台內，改用逃避的方法來保全自己的顏面了。）

秋（續唱戲詞）……嚇得我戰戰兢兢不敢向前。無奈何我祇得把禮來見。崇老伯呼

喚我所爲那般。（白）上差在上，蘇三有禮。

（禁卒暗下）

解 你就叫蘇三嗎？

正是

解秋 啊！蘇三，你大喜啦！

秋 啊！老伯，我蘇三遭此不白之冤，那裏還有什麼喜事？

解 將你發配啦！

秋 怎麼？發配啦？

解 正是。

秋 發配那裏？

解 發配太原府。

秋 何人的長解？

解 小老兒的長解。

秋 如此，老伯，你去打點行囊，待我辭別獄神，也好趨路。

解 好，我去去就來。（下）

秋 天哪！天！我蘇三遭此不白之冤，不知何日才得明白也……（轉身向內。台上燈全滅。略過冗長的唱詞與道白。燈再亮時，秋海棠所扮的蘇三肩上已多了一

秋

副漂亮的魚枷，手裏拄着一根竹杖，崇公道在她的右邊，肩負着一個小包。靠近袁寶藩他們所坐的下場門，兩個檢場的擎着一座布糊的城牆，算是蘇三已解到太原了。袁寶藩袁紹文都全神貫注地在欣賞秋海棠的唱做，羅湘綺的臉仍然側向裏面，一小半像在看戲，一大半像在生氣。

（唱戲詞——西皮搖板）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遠遠望見太原城……此一去有死無生。……（哭）啊呀！

（秋海棠唱到第三句的時候，解差已先進「城」了，這齣「蘇三起解」，顯然已將終場，袁紹文開始移動了一下身子，湘綺如釋重負，立刻首先站了起來，昂然走入幕後，她既不會招呼老袁，老袁也沒有注意她。紹文感到有些尷尬，很匆遽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文

（袁紹文簡稱——低聲，但台下仍然可以聽見）三叔！

（袁寶藩失魂似的回頭向他一看，但立刻又沉醉入蘇三的婉轉的歌聲中了，紹文下去他也沒有發覺。直至秋海棠唱完了最末一句搖板，他自己也站起來狂喊了一聲好之後，才發現紹文和湘綺都不在了。「媽的」！他心裏這樣罵，順手丟掉煙尾，賭氣似的也下台去了，季兆雄毫無表情地隨在後面。場上吹起哨哨，戲也完了）

（幕落）